



# 十年求工磨一剑

## ——何海阔山水画作品展观后记

郝永飞

“太行，太行”——何海阔山水画展，今夏在新乡市博物馆的平原博物院中央展厅开展。这是一个特别的个展，与上一次海阔的个展，在时间上，相隔十余载。上次记得是2014年国庆节前后。现在已经是2025年。十年，人生黄金年代有几个十年？观展后有一些感受，萦绕于笔端，忍不住写下来。

时光如水，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海阔的作品，经过岁月长河的淬炼淘洗涤荡，也明显成熟圆融了。与十年前的作品相比，在保持过去雄浑刚健的优点的基础上，具有了一种不易察觉的业已炉火纯青的气韵和风姿。十年求工磨一剑！海阔是从新乡走出去第一位进京举办个展的优秀新乡籍画家。这个荣誉，是有里程碑意义的。

从展出的几十幅作品来看，有四个突出印象。第一印象是气势博大自然，作品具有大雅不雕、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海阔过去画大画，他的体格强健是一个因素，志向宏大，性情豪放，有大爱情怀，则是更为关键的一个因素。大，是气象大。这种大，和尺幅大小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一些小品，也十分精彩，斗方之间，气势上与几幅十米、八米、六米长的大画相比也毫不逊色。小即是大。以小见大，且刚柔兼济，更具味道。作品将自我心性与外在物象饱满融合，浑然天成。

第二个印象是笔墨酣畅，画面充满了水墨交融的气韵，笔触之间细密，可以发现海阔对于宋元明清民国历代先

贤以及现当代一些名家的绘画传统技法进行了系统深入研习基础之上的再造传承。师法古贤今人，包容万千气象。以雨点皴加以披麻皴、斧劈皴等手法，层层叠加，落墨不俗不羁，极尽渲染张扬。对待上千年的中国山水画传统，就如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拿来主义”，学古不泥古，贵在能化，化古出新，为己所用。海阔融古今为一炉，源于传统，又能推陈出新。这点，十分难能可贵。

第三个印象是题材广泛，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四季太行都囊括其中了，内容全面。

第四个印象是落款字好，魏碑体棱角分明恰与山石树法笔法相通，明显取法传统“二王”的行草书，记述创作感悟心得，点点滴滴，一笔一划，皆是功夫，书画同源的渊源充分得以体现，精彩的画面与功力精深的书法落款题字十分和谐，字画相映生辉。

观众朋友可能多次来到平原博物院，它的外观造型像什么呢？您若仔细观察，直上直下的建筑外立面，以青灰色石片为外装饰材料，不正是太行山山势么？！

汉代《河图括地象》总结道：“太行，天下之脊。”巍然屹立的太行山，是红色感人的。被誉为“天下之脊”，太行山正是因为其在地理上的重要性和特殊战略地位。太行实际长度超过八百里，因好被称为“八百里太行”。名山高耸，气势磅礴，自南而北，简直就是另一道长城。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太行抗战，大大小小的战斗120多场发生在新乡境内的南太行，留下了以刘伯承、陈赓、皮定均、郭兴太行抗战为代表的抗战红色革命文化。

巍然屹立的太行，是绿色可人的。《中国国家旅游》杂志赞美：八百里太行，最美的一段留给了河南。南太行，最“亲”是新乡，这里的西北部的奇山异水正是太行精华荟萃之地。这里有宝泉的丹崖碧水、关山的红岩峡谷、八里沟的太行飞瀑、龙潭的“北方铁顶”老爷顶……如颗颗明珠镶嵌在新乡南太行。

巍然屹立的太行山，是有人文风骨的。“太行之山何崔嵬，岩幽谷隐藏风雷。”太行的高大、雄强、奇伟、峻拔、险要，令明代诗人石珝震撼不已，发出风雷震颤的感慨。人们仰望太行，会被它的壁立万仞所震撼，为它的阳刚之气所触动。千峰万壑挺秀峭，太行山色胜千古。李白、杜甫、白居易、岑参、孟郊、韩愈、刘禹锡、柳宗元、苏轼、文天祥……历代诗人都把亲近太行讴歌太行的感受诉诸笔下，白居易《初入太行界》“天冷日不光，太行峰苍莽；尝闻此中险，今我方独往”。苏轼“太行西来万马屯，势与岱岳争雄尊”……

苍茫太行，孕育了太行人不屈的风骨；滔滔黄河，锤炼了牧野坚韧的秉性。这山这水，养育了这一方人，也塑造了新乡人不畏艰险，不屈不挠，坚韧不拔，敢于斗争、肯于吃苦、勇于胜利的性格，这恰是太行山独具个性特征的可

贵风骨，不也正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么？！

“不怕牺牲、不畏艰险；不折不挠、艰苦奋斗；民众一心，敢于胜利；英勇奋斗、无私奉献。”这一孕育于太行山的太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艺术源泉、精神根脉。弘扬太行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是一代代美术工作者的文化使命和历史使命。海阔以画笔，传承红色基因，讴歌太行雄风，令人钦佩。

海阔所展的这批作品，塑造出近观磅礴宏大，远瞻已臻化境之太行胜景，彰显出崇高之美、信仰之美。静立细观，流连徘徊，感叹万千。看着面前这一幅幅气势磅礴灵动鲜活气韵超然的太行山水画，背后是海阔的几多辛苦，几多艰难。画作取材于新乡境内太行山区的村村落落，大多是在风餐露宿，跋山涉水，行走太行所得写生稿基础上的再创作，听说有的画从构思到创作完成，竟然经历了好几年的时间。

太行太行，美哉壮哉！太行是海阔的家，是他创作的灵感之根。这些气象震撼的画作，是他对太行，对家乡，对生活最深情的表白。

一点一划一皴，一笔一纸一生。纸寿千年，经典不朽。向海阔的作品致敬，向海阔致敬！



# 筑梦山水间

渠守尚

夏日的风带着草木的微醺，掠过浙中山峦时，新源公司的工程建设质量巡查，便成了一场行走在自然与匠心之间的邀约。作为技术团队的一员，我循着山径水脉，以工程师的严谨为尺，以行者的热忱为笔，在磐安的云雾、衢江的碧波与泰安的群峰间，丈量现代基建与天地山水的相处之道。钢筋水泥的硬朗，本是工业文明的棱角，却在青山绿水的柔婉里，晕染出刚柔相济的韵致——这趟行程，原是为探寻工程与生态的共生之秘，最终却在每一处细节里，读懂了建设者对大地的敬畏。

磐安的山，总裹着一层缥缈的雾。大山深处，爆破面的岩石尚带着机械雕琢的余温，石缝间的草芽已悄悄舒展腰肢。施工者早将原生草籽织进工程蓝图，于是机械的轰鸣未扰白鹭振翅，反与鸟鸣、泉响汇成一曲奇妙的和声。登上大盘山巅，数字化管理平台的蓝色光晕，与山间不涸潭水的粼粼波光交相辉映。这座“群山之祖”的肌理里，藏着千年的药香——药农背着手篓采摘金银花的身影，是刻在山间的古老符号；而现代工程师用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将抽水蓄能电站化作三维模型，在数字空间里预演山体与建筑的每一次“对话”，让120万千瓦的“充电宝”如同从山腹里自然生长而出，又成了新时代的智慧注脚。

郭老的身影，在阳光里格外醒目。他俯身拾起一捧爆破残渣，岩屑中的云母在阳光下闪烁，像散落的星子。“小张，摸摸这片麻岩的风化层。”

他将碎石递向身旁的青年工程师，苍老的手指划过岩面裂隙，“你看这纹路，多像中医把脉时感知的脉象？”老人话里藏着工程师的哲学：处理地质缺陷，恰似中医调理经络，灌浆要找准“穴位”，锚固支护得打通“任督二脉”。说着，他举起地质锤，三轻一重敲击岩壁，不同音高的回响与山涧泉鸣撞在一起，生出奇妙的共振。“听见没？清脆声是完整的基岩，闷响处，就是要用心加固的破碎带。”那一日，在进出水口的高边坡前，郭老的现场教学，让数字化设计图上抽象的等高线，忽然有了大地的体温与呼吸。

衢江的水，清澈得能映出云影。抽水蓄能电站的数字化中心里，电子屏幕的光穿透空气，我们的目光循着数据流，追踪着混凝土浇筑时每个分

子的运动轨迹。这里的水泵水轮机组，将要与钱塘江的潮汐共舞——涨潮时蓄积能量，退潮时释放电能，调峰填谷的使命，在智能算法的指挥下精准铺展。沿着数字化平台设定的巡查路线行走，最动人的发现，是建设者对“循环”的巧思：洞室开挖产生的石渣，没有被弃置山野，而是被制成品质优良的砂石骨料，拌和成坚固如磐石的混凝土，重新浇筑进地下厂房的机组段。科技的力量，原来可以让工程与自然的“交換”，变得如此妥帖。

泰安的山，带着五岳独尊的巍峨。二期工地的国产变速机组，正在突破“卡脖子”技术的桎梏，徂徕山的岩芯样本与三维扫描数据在云端交融，构建出一幅鲜活的地质数字孪生体。我们驻足观察新型抗渗材料的应用——那些取自玄武岩的填筑材料，既承继了泰山花岗岩的坚韧，又闪耀着筑坝科学的智慧。当面板堆石坝水库开始蓄水，安全监测系统的屏幕上，坝体沉陷量、渗漏量等数据稳稳落在设计允许值之内时，我忽然对“工匠精神”有了新的领悟：它不是钢筋水泥的冰冷堆砌，而是建设者让技术理性与人文情怀握手言和，让工程与山水温柔对话。从磐安云雾中默默值守的智能传感器，到泰山脚下与山体浑然一体的生态坝体，新一代建设者正以创新为刃、以生态为尺，在“双碳”的征程里，镌刻下现代工匠的史诗。

工程项目的巡查，仿佛在工程与自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回望走过的路，磐安的木栈道仍隐在岚气里，衢江的智能中枢还在数据流中运转，泰安二期的大坝正静静地守护着一汪碧水。我忽然明白，真正的工程质量，从来不只是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更是工程与自然对话的深度。每一粒草籽的萌发，每一组数据的跳动，每一项技术的突破，都是现代工程对大地母亲的庄严承诺。

在这条探索之路上，工匠们既向自然索取能量的建设者，更是守护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以科技为墨，以山水为纸，他们写下的，从来不是征服自然的宣言，而是与天地共生的诗篇——这诗篇里，有钢筋水泥的筋骨，更有草木山川的柔情。



## 乙巳雪后同友登凤凰山诗二则

张含田

游兴曾疏不识山，同君今欲向云攀。  
尘踪九转长风外，遥指诸峰是等闲。

几日晴阳雪未残，空余落木卧清寒。  
谁人足迹充斜径，管领云心访画峦。



蒂锦

我低下了高傲的脖颈  
躲在那不为人知的角落里  
看那迎风盛开的花

好似对迷茫的我伸出了手  
终于花苞揭下了面纱

踩着荆棘，看着枯萎的茎和流血的根

阳光洒落  
照亮了花，照亮了她  
转而照亮了我尘封已久的心

清扫了灰尘  
轻抚脸颊，照照镜子说  
好好看看自己

那身上的刺便是成长的印记  
那鲜红的花瓣便是阳光照亮的血  
在清晨的露珠中映射出透亮的冰晶



三亚后海村日出

林吉云 摄



## 踏雪赴新征程

林雪枫

“跟我去尹岗干吧！啥都是新的，你去了能独当一面，多历练，一定会成长得更快！”他说着，还提到了“工代干”的身份，许诺下一段能转正，这番实打的期许，终究是打动了我的心。“去！”我咬了咬牙，原在家门口的公社驻地上班，总待着难有新模样，倒不如去新地方闯闯。

文章开头那条不足5公里的乡间小路，是李庄通往尹岗唯一的一条道路，铺在盐碱地上，窄窄的羊肠小道旁，一尺深的茅草平日里疯长，此刻早已被大雪埋得严实，只剩零星几簇毛绒绒的草尖朝天翘着，被寒风裹着轻轻地摇晃，像在悄悄道别又像是夹道欢迎。我悄悄动身，公社大院只有水利站长宋连魁知晓，他没多说话，默默扛起我的行李送我上了黄河大堤，下了堤便是那条弯弯曲曲的雪路。我转身道别时，见他在堤顶转动，风雪吹乱了他的头发，他抬手抹了抹眼，眼角似是沾了雪水，又像藏着离别的湿润。我的鼻子一阵发酸，眼眶也热了，我擦紧布袋子转身便扎进了风雪里，不敢回头。

之后我便住在了村东的大筒子房

里，那房子六间，大梁透着规整，是大跃进时的老建筑，十里八乡的人老远都能认得，空荡的屋里还留着燕子搭的老窝，透着几分烟火气。我和冯、王两位领导共住一间，3张床上铺着一拃厚的麦秸，软乎乎的，能御寒，靠墙摆着一张三斗桌、一个木制洗脸盆架，算是屋里最像样的物件了。南北窗户被我用白油纸糊得严严实实，可夜里风一吹，“呼嗒呼嗒”响得还挺有节奏感，倒也不显得冷清。20天左右，尹岗公社的七所八站及其所属部门陆续配齐了人，我每天清早都准时把门前那一亩多大的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原本空荡荡的场子，渐渐有了司令部和指挥部的模样。

1975年这一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们才打实干成了三件事：建起了公社新院址，打赢了惊心动魄的黄河汛期抗洪抢险硬仗，总算把公社的管理机制理顺，基层政权建设以及基础管理工作一步步走上了正轨。那年的风雪、烟火与希望，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打下了难以忘怀的历史烙印。



## 从《诗经》中寻找鄘国

李剑波 李澈原

关于《诗经》十五国风的邶国和鄘国，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只说到：“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到了东汉，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那段历史。“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临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庸之民于邶邑，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同与同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驾崩；公元前1039年，周公平定三监之乱。由此可知，邶国、鄘国从产生到灭亡最多也就7年时间。虽然两国作为行政区域的历史很短暂，但却在《诗经》中得以永存。这些诗篇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为后人了解当时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周朝建国初期，包括殷商遗留下来以及周朝新封的小国很多。《汉书·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比如朝歌即陈邑，沫曾经是沫水旁的小国。以及共、凡、奄等，这些都是商朝时期都城附近的小国。邶、鄘则是为了军事防御设在都城朝歌周边的卫星城。邶、鄘两字专指国家，字典中没有别的释义。“邶”在古文字里就是“城”的意思，所以，“邶”就是朝歌北边的城。根据地方志记载和考古证实，汤阴县的邶城村就是当年邶国的都城。卫国的都城虽然

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虚矣，以望楚矣……”《鄘风·定之方中》是篇歌颂卫文公的诗。《左传·闵公三年》载：“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楚官，楚丘的官庙。虚，许多注者认为是曹邑，登上曹丘观望的意思。楚丘在今滑县东，也在朝歌的东边。

《鄘风·载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鄘风·载驰》是春秋时期许穆夫人的作品，作于卫文公元年（公元前659年），是卫国被狄人占领以后，许穆夫人赶到曹邑为哀悼祖国的危亡而作。漕，《左传》作“曹”。《左传》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曹邑，是当时卫国一个普通的“邑”，在滑县东南。

《鄘风·干旄》：“孑孑干旄，在浚之郊……孑孑干旄，在浚之都……孑孑干旄，在浚之城……”历代学者多认为此诗是赞美卫文公群臣乐于招贤纳士的诗，叙述了卫国官吏带着布帛良马，树起招贤大旗，到浚邑访问贤才的景况。鄘道元《水经注》：“浚城距楚丘只二十里。”浚，卫邑名。当然，卫文公时期邶、鄘都已经属于卫国。然而，这首发生在浚地的诗，却在鄘风的地域。浚，在朝歌之东。

这么多诗牵扯到这么多事件都出现在鄘风里，绝非偶然。这只能说明，《诗经》里的鄘风地区在朝歌之东。也就是说，鄘国的位置在朝歌之东。那么，鄘国在哪里呢？应该就在楚丘的附近。



心平气和 千祥骈集 傅德海书

